

新與你永恆美又之

成老作

的形音似

極北南

一九三三的秋

老清蓮

度而務多事亦完教文
終下常可來石其片一

Y.K. Own Property 亞光藏書 英時稿

現代公司印

1933

改訂本題記

這是改訂再版本的我的第一個創作集。初版由湖風書局發行的，祇包含了“黑旋風”，“咱們的世界”，“手指”，“南北極”，“生活在海上的人們”五篇。現在再加入去年所作的三篇，“偷麵包的麵包師”，“斷了一條胳膊的人”和“油布”。因為我覺得這八篇東西的氣分是一貫的。

這集子裏的幾篇不成文章的文章，當時寫的時候是抱着一種試驗及鍛鍊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寫的——到現在我寫小說的態度還是如此——對於自己所寫的是什麼東西，我並不知道，也沒想知道過，我所關心的只是“應該怎麼寫”的問題。發表了

以後，蒙諸位批評家不棄，把我的意識加以探討，勸我充實生活，勸我克服意識裏的不正確份子，那是我非常地感謝的，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卻是那些指導我技巧上的缺點的人們。

末了，對幾位鼓勵我幫助我的朋友，墊存，望舒，建英，家璧，靈鳳和蔡希陶先生，謹在這裏致我的謙卑的謝忱。

穆時英，1933,1,13.

目錄

黑旋風	1
咱們的世界	27
手指	53
南北極	61
生活在海上的人們	119
偷麵包的麵包師	181
斷了條胳膊的人	205
油布	247

黑 旋 風

汪國勳！這姓名多漂亮，多響！

他是我們的老大哥。水滸傳裏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，他都說得出；據他自己說，小時候曾給父親逼着讀完‘四書’‘五經’，但他的父親一死，他所讀的也給他一起帶進棺材去了。他把武松欽佩到了極點，常對我們說：“真是個男兒漢，不愛錢，不貪色，又有義氣！”

他孝極了他的母親，真聽她的話。他到處學武松，專打不平。我門中誰不愛護他？他真夠朋友！趙家渡裏那一個不知道汪大哥？但他也有壞處，他就愛女人，愛極了那個牛奶棚老闆的女兒，她是在絲廠裏當搖車的。汪大哥和她是從小在一塊兒玩大的。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兒，你知道，我是不貪色

我們廠裏的放工時候比她的廠早半個鐘頭。我們放了工，總坐在五角場那兒茶館裏喝着茶等她。五角場可真夠玩兒的。人家把我們的鎮叫做小上海，五角場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。中間是一片草地，那兒的玩意兒多着哪，有賣解的，瞧西洋鏡的；菜館的對面是影戲院；電車，公共汽車繞着草地駛；到處擠滿了人力車，偷空還來兩輛汽車，腳踏車；到了三點鐘，簡直是擠不開的人了，工廠裏的工人，走的，坐小車的，成羣結隊的來，鎮末那大學校裏的學生們也出來溜圈兒，瞧熱鬧。大學校裏的學生，和我們真有點兒兩樣。他們裏邊穿中裝的也有，穿西裝的也有，但腳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，走起路來。又威武，又神氣，可真有意思；他們的眼光真好，我就佩服他們這一件本領，成千成百的女工裏邊，那個俏，那個村，他們一眼就瞧出來，一點兒也不會錯。



話說得太遠了。我們抽着煙，喝着茶，湊着熱鬧，聽着旁人嘴裏的新聞，可真夠樂兒哪。鎮上的新聞真多，這月裏頂哄動人的是黃家阿英嫁給學生的事。阿英，也是鎮上的美人兒哪。誰不想吃天鵝肉？後來她和學生勾搭上了，誰不議論她？誰不說她不要臉的？你知道，我們鎮上的人，除了幾片小煙紙店，誰不恨學生？學生真是不講理的，跑出來時，橫行直衝，誰也不讓。你要冒犯了他，高興時就瞪你一眼，不高興時，那還了得，非把你逼到河邊去不成。你知道，我們的鎮一邊是店家，一邊是河，河裏小船上的江北婦人可真下流，把雙臭小腳衝着你，那可要不得。

話又說岔了！我們在茶館裏等着，牛奶西施遠遠的來了，我們就對汪大哥說牛奶西施來了。他就一個箭步穿出去，憑他這一副好身材，跳跳蹦蹦的衝開人叢去接她。噯，那可妙着哩。你知道他們倆怎麼樣，一輩子也不會給你猜着的！牛奶西施對汪

大哥一笑，汪大哥一聲不響，接過了飯籃，拔步就走。你想，這可不是妙極了！可是，你別當他們不講話，背了人就說不完哩。當下，我們就悄悄跟着。一路上，沿河那邊兒都是做買賣的貨攤兒；靠右手那邊是店家。在順泰那兒拐了彎，走過戴春林就冷落了，他們就講起話來。那可有意思啦。你只不聲不響地聽着他們，晚上準得做夢的。等他們到了芥克番菜館。你知道芥克，我們鎮上只有這麼一家番菜館，他們到了那兒，牛奶西施就拐進對面那個小胡同裏，汪大哥直挺挺的站着，瞧她進了家門。你別以為汪大哥單愛女人，不愛兄弟們哪。汪大哥愛極了牛奶西施，也愛極了我們。等牛奶西施走進了家門，就跟我們有說有笑的一塊兒回家。噯，我要是沒底下那傢伙的，我也願意嫁給汪大哥，可真有意思，他比學生們強得多啦。你別瞧他挺着脖子，腆着胸脯，見了女人，頭也不歪，眼也不斜，他要一見牛奶西施。就金剛化佛，軟了下來。他老盤算着幾



時挽人去說親，幾時下定，幾時擔盤，幾時過門。他老對我們說“我娶了小玉兒，（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兒的，你知道，她的名字是方雅玉），”我們一塊兒到山東梁山泊去樂我們的，誰要坐了汽車來我們那兒，他媽的，給他個透明窟窿！”他頂恨汽車。五角場茶館那兒不是有個擺攤兒賣水果的王老兒嗎？那天。也是放工時，我們在喝茶，驀地來了輛汽車把王老兒的水菓攤給撞翻了——喝，越來越沒理數兒了！你猜巡警怎麼樣？他不叫坐汽車的賠錢，反而過來把王老兒罵了一頓，說不該當汽車的路。你說，這不氣死人嗎？還有一天，恰巧下雨，滿街的泥水，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揀着沒積水的地方走，後面一輛汽車趕來了，你想，這麼滑的路，一不留神，也得來個元寶翻身，還能慌手慌腳嗎？他媽的，他那裏管得你這麼多，飛似的衝過來，牛奶西施慌了，往旁一躲，一交跌在水裏。把汪大哥氣的什麼似的。可是什麼用？汽車一溜煙似的擦了過

去，濺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。媽的，汽車裏那個花花公子，還看着笑！你說，叫汪大哥怎不恨極了汽車？

話又說回來了，大學校對面不是有座大花園嗎？你化十個銅子到那兒去坐一下午，包你十二分的舒齊。朋友，你要有空時，我勸你，那兒得去逛回兒，反正一步就到，又化不了多少錢。汪大哥每禮拜六總去的，陪着牛奶西施。喝，那時候汪大哥可漂亮啦，黑嚶嚶的大褂子，黃皮鞋，白襪，小玉兒也打扮得女學生似的，就是沒穿高跟鞋。他倆只差一個頭，活像兩口兒，真要羨慕殺你呢。走罷了出來，在芥克裏邊吃點兒東西，就到影戲院瞧電影去。噯？你別以為他們在黑暗裏幹不正的勾當啊！汪大哥可不是像你那麼油頭滑腦的小白臉兒，你見了他，就知道他是規矩人。咱們每天過活，坐茶館，抽紙煙，瞧熱鬧，聽新聞，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兒，好到山東去上梁山泊，招兵買馬，造起‘忠義堂’來，



多結交幾個赤膽忠心的好男兒漢，替天行道，殺盡貪官污吏，趕走洋鬼子——他媽的，洋鬼子，在中國耀武揚威，不幹了他們，也枉為英雄好漢了！

我不是說過學生們真瞧不上眼嗎？他們就放不過好看些的女人，他媽的，牛奶西施竟給他們看上了。噯，朋友，你耐心點兒聽呵？下文多着哪，讓我慢慢兒的講。是這麼一回事。

有一天，我們在茶館裏喝茶，不知是誰提起了上梁山，說還少一個公孫勝。智多星，你知道的，那個矮子老陳，你別瞧他人矮，心卻細着呢，看他，小小的蛤蟆眼兒，滿肚子良計奇謀，誰賽得過他——他說，那個賣卦的峨嵋山人，真靈，簡直靈極了，說不定還會呼風喚雨，移山倒海，全套兒神仙的本領都有的，這公孫勝是請定的了。我們剛說着，汪大哥霍地站了起來，原來小玉兒來了；媽的，四個學生跟着她。噯？我說起學生就氣憤；那裏是學生，叫畜生倒配着多呢！靠老子有幾個臭錢，不好好兒念

• 9 •



茶館裏抽‘美麗牌’。我說，‘美麗牌’真不夠味兒，兩支抵不上‘金鼠牌’一支；聽說學生們抽‘白錫包’，要四毛錢一包，那天他們沒抽，在外邊吃水菓，我們等着，他們也等着，就站在茶館外的階沿上。媽的，那樣兒還不是在等小玉兒。你瞧，他們老看着影戲院頂上那個大鐘。裏邊有一個說：“我知道，她準是六點半來，現在只是六點二十分呢。”還有一個——媽的，你知道他怎麼說？他說：“她那小模樣兒真可愛！雖則不十分好看，可真有意思，知道有人跟着，急急忙忙，又害怕，又害羞，——阿，真不錯，你說對嗎？可是伴她回家的梢長大漢，那個又粗又陋的，不知道是她的誰。”媽的，我討厭極了。汪大哥又粗又陋？誰像你那麼塗雪花膏，司丹康，相公似的？別臭美了！別瞧我一臉大麻子，要也像你那麼打扮起來，還不是個小白臉兒？我故意過去，咳的一聲，像要吐痰似的，叫他們讓開些兒別惹我嫌。他眼珠兒一翻，正眼也不覷你一下。我真氣極

那天汪大哥給小玉兒在戴春林買了雙絲襪，小玉兒喜歡得什麼似的，跑出來時，那幾個相公還等在門口，媽的，還想勾搭女孩兒家，給我當兔子倒不錯哩。汪大哥和小玉兒拐進了小胡同，轉幾個彎溜了，他們也跟進去，哈，那可痛快啦，他們摸不着出路，在裏邊兒繞圈兒，媽的，我理他呢，走我的。到了家裏，覺得有點兒冷，也沒在意，誰知道到了明天早晨，竟起不來了，火天火地的發燒。古話真不錯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好漢單怕病魔纏；接連幾天，昏天黑地的躺在牀上，穿山虎似的漢子，竟給生生的磨倒了。過了幾天——大概是四天吧，拚命三郎來望我，我也沒讓他坐。他說：“哈，黑旋風，饒你這一副銅皮鐵骨，也只剩得一雙烏溜溜的眼兒，不怪小玉兒會跟學生們眉來眼去哩。”



“什麼話，我跳了起來。“汪大哥瞎了眼嗎？”媽的，我支持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“好個急性兒，話沒完就跳了起來！——”

“你說，你說！”我當時憤火中燒，要沒有病在身上，早竄出去，宰了那閻婆惜。他媽的小玉兒，汪大哥待她這麼好，她敢這麼起來。

“汪大哥沒知道這回事，他到鄒家橋去了，有點兒小事得過幾天才回——”

“噯，你了當點兒講，行嗎？這麼件大事，支支吾吾的沒結沒完，他媽的。你再這麼說下去，我沒病也得悶出來。”

“這幾天，學生們每天來等着小玉兒，昨天，汪大哥走了，學生們拿橘子皮扔她。你知道她怎麼樣？嘻，他媽的！她回頭對他們一笑；一個穿西裝，瘦長條兒的，瞇着眼兒，哈着背兒趕上去和她並肩走。她只低着頭，好像很高興似的。我想上去，還有三個擋住了我，我往左，他們也往左，往右，也跟着



往右，又不能衝上去，誰知道小玉兒跟那學生講什麼呢——”

“反了！這還了得！”我掙扎着起來，走不上兩步，媽的，腿一軟，就坐在地上，真氣人，兩條腿不是我的了！誰不知道我旋風似的兩條腿，媽的，竟這麼不中用。

“別性急，汪大哥還蒙在鼓裏，我們要是殺了小玉兒，你知道，她是他的性命，萬一他不信我們的話，反起臉來，大家沒意思。我說，還是等他回了再講。”

我想這話也不錯，但小玉兒那狐精可太不識抬舉了，不給她嘗點味兒，還成世界嗎？那天我們商量了一下午，還是沒法兒，非得等汪大哥回來才成。這可把我悶死了。汪大哥，他老不來；我的病也好了，又是三碗一餐的吃得牛似的。可是，媽的，還是生病，沒病又得受氣。我第一天高高興興的放工回來，走過王老兒那兒，他攔住了我，劈頭就是混